

张凤伟 散文作品

## 纸上光阴旧

不经意间，遇见一册遗落在光阴深处的旧书。目光与之相触的刹那，可能也只是我的默默注视，我不想不起书的名字，甚至想不起书的作者。

不过，那泛黄的书页，微卷残破的书角，却让岁月漾出的斑驳骤然清晰，我的心底不由得漫上一丝怜惜。

或许，书页间还栖息着一只衣鱼，只需一页纸的空间，便可与文字纠缠，与光阴共舞。

旧书，依然是一个丰富的世界，被过往悄然上锁，其早已无需再用斤两衡量。残破，是时间留给旧书的印记，也正是这磨蚀的痕迹，赋予它别样的价值，沉淀出一种流年暗转、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纷纭世事中，一册旧书赠予我安宁，字里行间的美好静静流逝，嵌入我生命的年轮。

世人会自然而然地将书与智慧连接，书便被赋予了医治愚钝的功效。轻轻翻开陈旧的书页，一股岁月独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
书的内容固然珍贵，毕竟它能消解世人的迷惘，助人寻得心灵的渡口。书的流转更能彰显其价值。

当然，并非所有的书都能有效流转。街角的贩书人最有资格发言，他们打眼儿一瞧，便可断定哪些书具有流转的灵性，能在某些人手里焕发光彩，能在某些人心里弥漫芬芳。他们守着不起眼儿的书摊，书未必摆放整齐，却实实在在地立于现今的街角，流转着古老的故事，贩卖着年华与光景。这年华与光景，属于伫立摊前若有所思的、俯身选书的、行色匆匆的过客，也属于贩书人自己。

望见贩书人，我常常想起过往，哪怕那些过往已经在时光背后被掩藏得密不透风，几乎被人遗忘，但往往因

为一句话、一首歌、一本书倏然浮现于心头。于是，“历历在目”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语，便又在唇齿间复苏。

工作，让我见到了城里的霓虹闪烁，也让喜欢安静的我，乐于穿行在城市的深巷，哪怕不骑车，哪怕只是步行。

于是，我可以在料峭的倒春寒里，去看看贩书人是否已经支起了一年的生计；可以在一个深秋的午后，匆匆走入深巷，用最快的速度翻拣一本书，慰藉生活的忙乱。

就这样，深巷里的穿行渐渐凝练成一个词语：奔赴。奔赴是一种心灵的选择，会让心灵格外充实。奔赴一本书，亦是见证山水相逢后的一场瑰丽绽放。

纸上有故事，故事里有人。城市的一隅，老市政府旁的小巷里，就有一个摆摊卖书的人。

书摊已经有些年头，我曾多次在他的书摊前驻足。我认得他，他对我应该没有太深的印象。我曾在他那里买过几本心仪的书。

每一次看到与文学有关的书，我总会翻上一通。

有时我会喜欢上好几本书，但我不愿一次买下几本，只选取其中最为中意的一本，然后，盘算着下次再来买。

这和我读高中时买书的情形何其相似。只不过那时实在囊中羞涩，只能将最渴望的一本揽入怀中，之后对未得到的书暗自琢磨。从表面上看，无非是把本该一次付出的钱款做了分期。钱币可以分期，光阴却不能，流走了，就真的流走了。

直到现在，我只知道卖书的人姓孟，而我，只是他生命里的过客，我们之间的缘分，缘于文字，且仅止于纸上

的文字。

城市的另一隅，北塔附近的慕容古街，亦散落着若干个旧书摊。每个摊主都能言善道，对你所喜欢的门类，总能用最动情的话语打动你。我也经常去那里，一来二去，觉得与他们交谈都能增长见识。他们贩卖书，也在传递着一种情怀。

其实，他们完全可以放下书摊，去寻求一种更易获利的谋生手段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经他们的手卖出的书不计其数，但他们并未因此发财致富。

总有一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，他们对这种“东西”的珍视，或许比我这个买书人还要深。

我是个怀旧的人，我曾在岳父家里翻出一盒旧磁带，如获至宝，感叹光阴似箭。

于是，有一段日子，我常在黑夜里骑着自行车，听着惬意的老歌，穿行在充满烟火气的小巷，将生活中的苦楚毫不吝啬地丢进黑夜的深渊，耳畔只有清凉的风。

那风能吹入心底，偶尔还会化作一段带着温度的文字，一段写满从前的文字。

人，有时坚强得出乎自己的意料，有时却陷入无边的孤独和无助。一旦觉得孤独无助，便想方设法将它们掩藏，不想被太多人发现，更不想让别人分担，因为分担意味着暴露。时间久了，内心竟然有了一种麻木之感。

但人终究是理性的动物，驱散孤独，也是人们乐于尝试的挑战。驱散孤独，我更喜欢寻觅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捧起一本书，静静地阅读，为内心开辟一方静谧的天地。

我小的时候，家庭条件有限，我不能随心所欲买太多的书，哪怕买几本

小人书都是奢望。

记得七岁那年，我因为扁桃腺严重发炎到镇上的医院住院治疗，母亲从医院对面的供销社里给我买了一本小人书。我已经记不清那本书准确的名字，只记得那是讲破案故事的。

直至今日，我仍珍藏着许多小人书，为回忆留下一个小小的入口。

如今，我走进书店买上一本书已是常事，再也没有囊中羞涩的尴尬与苦涩，却仍然在付款时不无意地想起过去。

书，能够慰藉心灵。然而，当我捧起一本书的时候，不仅仅是为了解开迷惑，为了安慰自己的心灵，更是为了与光阴进行一场无声的对接，或是一场郑重的告别。

其实，捧起一本陈旧的书，翻动一张褶皱的纸页，都是在流逝的岁月中努力打捞自己，还原本真。在奔忙追逐中停留小憩，有所沉思。蓦然回首，往昔的故事依旧鲜活，原有的苦痛也会渗出丝丝甜意。

什么是旧书？是我们读完一卷书后轻轻地合上，是我们将一卷书悄悄地放在只有自己才知晓的角落，还是守着时光深处的旧卷，细数一个个春去秋来？反反复复地发问，我无法自问自答。远方是一个梦，明天是一个谜。旧书却自带香气，自有记忆，也自有判断。

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纸上印着文字，文字是散落的光阴。在那光阴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入口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渡口，每个人都可以将当初的新沉淀成旧，在“旧”中重塑过去的光景。

珍惜光阴，是一个古老的命题，纸上光阴生生不息，让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铭记于心，珍藏心底。

## 父亲的扁担（外一首）

陈志英

挑开鱼肚白，挑回满天星辰  
父亲肩头平衡弯曲的迷茫  
一头是挂牵，一头是希望

一步深浅，一肩微颤  
沉甸甸的光阴蚀刻出一道褶皱  
养大了我们，养长了乡愁

和父亲一样被岁月熬成了弓  
密密的裂纹回首半个世纪的沧桑  
经年的包装诉说父亲艰辛的过往

爬满蛛丝的扁担躲在老屋身后  
独自缅怀如潮的往事  
少了一双大手失去打拼的勇气

我的影子烙着您的模样  
传承的慈厚扛起不沉的风霜  
一头挑着远方，一头挑着故乡

### 安居南坡的父亲

一条崎岖的盘山小路  
成了最后的挂牵  
总有缕缕丝线拉扯着心肝  
将目光定格在  
那片荒芜的南坡  
陷入一汪泪河的泥泞

山沟里回荡着嘶哑的唤牛声  
田垄上还飘扬淡淡的早烟味

从没握过笔  
爬满时光伤痕的大手  
新荆披棘，精耕血汗  
把自己熬成  
一张没有锋芒的弓

侍弄了一辈子田地  
临了，深深地种进黄土地里  
让风霜雪雨  
伴着朴实敦厚  
煎制成一服苦口的中药  
滋养着我们

## 一字之师

钱春华

清朝咸丰二年的夏天，王鑫的奶奶卢氏坐在院子里与婶子们和么妹们编苇席，这些苇席是送给湘勇的。她们是见了骆秉章发的公告，说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要来招募兵勇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王鑫走进院子里。“鑫儿，你不是去衡州练兵吗？怎么回来了？”卢氏站起来，边拿毛巾给他抹汗边说。

“奶奶，您说这叫什么事？叫我招募兵勇的是他，叫我裁掉兵勇的又是他。当初如果不是骆大人派我去，我真不会去。”王鑫说。

“听说你招了三千兵勇，为了支持你们，我就招了这一群婶子和么妹给你们织苇席。”奶奶的话里带着调侃。

王鑫长得酷似他去世的爷爷。卢氏觉得孙子与多年前的那个身影重叠了，她因此疼惜孙儿。

王鑫很郁闷，说：“奶奶，您说，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曾大人来信，让我裁人，叫我留下两营七百二十人。他说兵贵精，不贵多。兵太多了，粮饷难筹。”

卢氏说：“孙儿不必心焦，你当初跟着骆大人怎么做，现在也怎么做，没

有粮饷，你可以去找骆大人呀。”

“奶奶一语点醒梦中人。”“还有，据我打听来的消息，那个和你一同招募兵勇的吴坤修才是幕后推手。他看到你招募兵勇人前显贵，就背后说你招募兵勇是为了回乡显摆，让家乡人以为你功成名就。”

王鑫虎眼一瞪，问：“奶奶如何得知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，我看他为人处世眼神闪烁，料定不是好人，就派家人跟踪打探，果然证实，他对你当面一盆火，背后一把刀。”

王鑫家本是富户，雇有家丁数人。王鑫说：“奶奶，吴坤修这老狐狸，没想到尾巴露得这么快。招募兵勇时，他屡次想从中捞油水，都被我堵住了，他就想损毁我名声，让曾大人不再倚重我，他好上位。”

“孙儿，你外号叫王老虎，他外号叫坤狐狸，曾大人派你们在一起共事，是互相制约的意思。”

王鑫拿出一封信，迎着日光抖了几下，叹气说：“奶奶，我不想给曾大人回信，这些新兵我一个都不想裁掉。我招来的这些兵勇，虽然还未操练，却各个有着鹰一样的眼睛，长着熊一样

的腱子肉，这些兵练好了可以保家卫国，要是裁回去种地，大材小用了。”

卢氏笑道：“那就不回信。不过，你要寻一条退路。你可以去找骆大人。”

王鑫挠了挠头，说：“奶奶说得是。”

半个月后，王鑫又跑回了院子，发出一声幽幽的叹息。

卢氏问：“孙儿，你又怎么了？”王鑫说：“现在我和骆大人遇到了同一个难题，孙儿想请您拿个主意。”

卢氏笑着说：“说来听听。”

王鑫说：“这半个月，我带着招募来的三千兵勇去拜见骆大人。骆大人说，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守土保家都需要人。他支持我不裁兵勇，并答应想办法筹措粮饷。”

“这不很好吗？你这次回来，正好把这些苇席带过去。”

“奶奶，您知道曾大人怎么做的吗？他写信给骆大人，要调我统领的十一营到衡州去统一训练。我们是湘勇，必须归他调遣。我不能不听呀，不然也会让骆大人为难。”

“是啊，他俩都在湖南官场，曾大

人是奉旨招募兵勇，骆大人是湖南巡抚，若你不去，便是令骆大人为难。你去了，就得裁减兵勇。他们是同僚。”

“我也是想到这些，才回来请教您的。”

卢氏望着满院子的苇席，往事浮上心头。她说：“早年我未出阁时，在家编苇席，兄长拿出去卖，摊位上写着苇席，一天也就卖两三张。后来，我想到一个窍门，把苇席用清雅的蓝花布包边，在布上写凉席二字去卖，居然卖出了很多。”

王鑫挠了挠头，说：“奶奶，您这卖席子，因为一字之差，生意居然做火了？”

卢氏说：“是的，希望对你有所启示。”

“孙儿懂了！”王鑫说罢，转身而去。两天后，长沙，巡抚衙门，王鑫求见骆秉章。

骆秉章微笑着问道：“王鑫，又有什么事来找我？”

王鑫作揖，说：“大人，招募兵勇不易，训练好数名兵勇更不易。我今有一事求教，望大人指点迷津。”

遂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骆秉章说了一遍。骆秉章笑道：“这有何难。”遂

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

# 培育法治文化

# 创建法治营口

